



·中国新诗库·

ZHONG GUO XIN SHI KU

第二辑

殷

周良沛 编选

夫
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9)

中国新诗库

(第二辑)

殷夫卷

周良沛 编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3.75印张 3插页 1 800行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 400

ISBN 7—5354—0312—3

I·269 定价：1.70元

卷首

周良冲

殷夫(1909.6.22〔农历端午〕——1931.2.7)
浙江省象山县东乡徐村人。本姓徐，原名柏庭，笔名有白莽、任夫、徐白、沙洛、殷孚、莎菲、Ivan等，殷夫，是他常用的，最为人熟悉的笔名。父亲是个医生。幼年在乡间读私塾。后来家迁象山县城——丹城，1921年进县立高小(现为省立象山中学)，学名徐祖华。第二年父亲去世。全依靠母亲照看，他有二个姐姐，家居象山，三个哥哥，二哥早死，三哥在一家纸厂做事，大哥徐培根曾留学德国，当过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和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等要职。

殷夫十五、六岁时已开始写诗。17岁到上海进入民立中学，后转浦东中学，那是革命合法、公开、轰轰烈烈的年月，他以诗的热情，将诗和自己都溶入在它的运动里。那时，他大哥徐培根，正驻扎在上海市郊。据丁景唐写的诗人《生平》道：有一次，在总司令部的参谋处，徐培根对他说：“你这小孩子，快不要胡闹，好好地读书吧！”并且又低声地说：

“我告诉你，将来的时局一下变了，你一定会吃苦的。”殷夫反问：“时局要变，你怎么知道呢？”“我……怎么不知道？”这个参谋处长脱口而出，殷夫还想问下去，这时，一个姓杨的特务处长进来了，徐培根就站起来说：“回学校去吧，知道了吗？多用用脑子，多看看世面！”三天之后，C同志会见了殷夫，才解除了他的烦恼，嘱他立即再到徐培根处探听详情。可是，当殷夫赶去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已于前一夜五点钟全部离开上海，一夜之间，“上海便布满了白色的迷雾”，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开始了，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上海。因为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，他遭搜查、逮捕，在“灰白的高墙”“惨黄的夕阴”中，过着“在死神来到之前”的日子。他要利用与徐培根的关系，争取出狱。于是，买通了一个士兵，设法给徐培根寄信，由徐培根保释出狱。

这次，徐培根把他软禁在“脚下”，要他预备功课，在徐培根要出国的时候，要送他去上海同济大学。这个在德国留学的哥哥，也要这所德国人办的大学能对弟弟严加管束，成为一个象他自己一样的人。1927年秋，殷夫通过原来的乡邻、女友，诗中称为“真”姑娘的，实际上是已托人说媒的未婚妻杨秀英，借用上虞徐文雄的文凭进入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。哥哥怕他革命，总想带他在身边。他坚持学好德文，又为被捕后失去组织联系而苦闷。他

投诗给《太阳月刊》，成了“太阳社”社员，成了蒋光慈、阿英的朋友。

1928年秋，殷夫第二次被捕，大约在秋天，被捕原因不详。这时大哥在德国，大嫂托人把他保释出来，又被软禁在家里，最大的自由，只有在城北西寺一带沉思漫步。年底，在一个所谓的“妹妹”的帮助下潜离家乡。这次重返上海，断绝了家庭的生活接济，“每日跛着漏了底的破鞋，整日的东跑西走，混着饭或讨着钱度日，……”^①殷夫的诗集《孩儿塔》中大部分写于“西寺”、“流浪中”的篇什，都是他这一段生活、心情的纪录。1929年春，终于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，从此，专门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，成为一个秘密的、活跃于地下的职业革命家。诗情，热情，喷发于被后人称之为“红色鼓动诗”的《血字》、《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》等一系列直接写中国工人运动的诗篇。这时，他以“白莽”的笔名，开始同鲁迅先生发生联系。鲁迅将他投给《奔流》的诗，以及介绍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（Pétfi Sandor 1823—1849）所译的诗、文，从原文逐一校核而发表。他们有时面谈，有时通信，据《鲁迅日记》不完全的记载，自1929年6月16到11月10日，仅仅五个月中，就有14次交往的记载，有创作上的

^① 殷夫的《King Coal——流浪笔记之一》。

关怀，有经济上的资助。一片心，一腔血。

1927年7月间，在丝厂罢工斗争中，殷夫第三次被捕，囚禁释放后，鲁迅写道：“……热天穿着大棉袍，满脸油汗，笑笑的对我说道：‘这是第三回了。自己出来的。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，他一保就要干涉我，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。……’”殷夫的衣物全被抄收掉了，大热天，为礼，为羞，还是借了一件大棉袍穿了出来。狱中的人生，苦刑的滋味，使他这次出来，叫他更热情、勇猛地投入反帝大同盟、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的斗争。1929年底到1930年秋冬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《列宁青年》，1930年底，又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公开刊物《摩登青年》的编辑工作，他写诗少了，主要的精力在于从事革命政治活动，写政论，译有关政治的理论与评论。

1930年3月，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（简称“左联”）成立，殷夫为发起人之一，为左联的刊物《萌芽》、《拓荒者》、《巴尔底山》等，写了不少诗、散文、随笔，为“左联”有重大影响的诗人之一。秋天，他最爱的母亲听到一些风声，匆匆赶来上海，对他说：“阿白，你又不读书，又没有职业，在上海做啥？还是跟我回象山去吧！”殷夫还是象他遇到不顺心的事那样，一声不响，母亲问：“你住什么地方？”“我没有地方住！”“你总得有个困觉的地方呀？”“我没地方困觉。”结果，是不欢而散。年底，他在诗中反复

呼唤、回忆的F、“真”姑娘叫他跟她一道回象山度年假，他不仅不答应，而且劝她跟他一起留在上海。一问，再问他为什么，他都是闷声不响，春节期间，殷夫家来提亲说媒，气得她都回绝了。

1931年1月17日，由于第三国际派来的米夫主持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反对“调和主义”支持王明上台，将一大批同志统统开除，当时，为对王明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作出反映，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了有全总、铁总、海总、上总、上海、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的党内会议。包括殷夫在内的“左联五烈士”，是作为党的“文化革命联合会”的代表参加会议，由于叛徒告密而遭捕。到龙华就“上了镣，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”，他还在狱中坚持教柔石的德文。这次，被捕的有各界重要分子，说情保释的又不乏要人出面，蒋介石恼羞成怒，手谕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着令全部案犯立即活埋。总算司令“慈悲”，将殷夫等二十三人于2月7日夜半，“用机枪扫射，集体枪杀于龙华司令部内之荒地上，尸体就地掩埋，不留痕迹。据司令部附近居民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：“临刑时，他们从监门口起高呼‘共产党万岁’口号，声震四邻，直至枪声至而喊声才息。一场凄惨壮烈的景象，印在他们的心上，接连十多夜不能入睡。”^①

^① 王育和：《柔石烈士被捕，营救及牺牲经过》，
《新文学史料》1981年第1期。

这位生得伟大，死得光荣的诗人，生前还没出过一本诗集。他编定的诗集《伏尔加的黑浪》、《一百〇七个》、《诗集》，小说、随笔《小母亲》，以及翻译的《苏联的农民》、《苏联的少年先锋队》、《列宁论恋爱》等，都在左联编辑部主任柔石处，被捕时全被查抄走了。解放后，茅盾主编《新文学选集》时，有《殷夫选集》（开明书店，1951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《殷夫诗文选集》（1954）、《殷夫选集》（1958）和《孩儿塔》（1958初版、1984增订再版）。

《孩儿塔》是鲁迅收存的65首殷夫诗作原稿。先生在《关于〈白莽遗诗序〉的声明》道：“白莽《孩儿塔》的稿子，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，都在我这里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图……”，殷夫在诗集的《题记》上又是说：“给我煞费心血插图的白波，我想都并不想赞赏我的诗，只也是可怜我，同时又鼓勇我而已。”因此，此事是鲁迅记误了，还是殷夫故意如此说，一时还难弄明白。但是，这九幅插图，却完好地保存在鲁迅博物馆。现在出版的殷夫之作，为了求“真”，有的把殷夫在险恶的环境下，于动荡不安中明显的笔误、错字都加注照排，却没让这些插图也在求“真”中面世。

这部手稿，在鲁迅手上，也一直无法出版，殷夫牺牲5年后，武汉有个史济行，冒充殷夫生前友

好，诬称藏有遗稿《孩儿塔》，“正在经营出版”，捏造出版商提出要鲁迅写序的要求，以骗取鲁迅文稿装饰自己的刊物用来欺骗青年。鲁迅很快发现了骗局，在日记上写道“史济行也，无耻之尤”。

然而，鲁迅先生这篇序文本身，文情并茂，是研究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文献——

春天去了一大半了，还是冷；加上整天的下雨，淅淅沥沥，深夜独坐，听得令人有些凄凉，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，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；那信的开首说道：“我的亡友白莽，恐怕你是知道的罢。……”——这就使我更加惆怅。

说起白莽来，——不错，我知道的。四年之前，我曾经写过一篇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要将他们忘却。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，我的记忆上，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；这一提，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，象活着一样，热天穿着大棉袍，满脸油汗，笑笑的对我说道：“这是第三回了。自己出来的。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，他一保就要干涉我，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。……”——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，这哥哥才是徐培根，航空署长，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；他却叫徐白，较

普通的笔名是殷夫。

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，那么，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，常要觉得寝食不安，给它企图流布的，这心情我很了然，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。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，也没有诗人的朋友，偶尔一有，也终至于闹开，不过和白莽没有闹，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。现在，对于他的诗，我一句也不说——因为我不能。

这《孩儿塔》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，是有别一种意义在。这是东方的微光，是林中的响箭，是冬末的萌芽，是进军的第一步，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，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。一切所谓圆熟简练，静穆幽远之作，都无须来作比方，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。

那一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。单是这一点，我想，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，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。

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，

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。①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4月《文学丛报》月刊第一期，发表时题为《白莽遗诗序》；收入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时，改题《白莽作〈孩儿塔〉序》。

在30年代的十里洋场，殷夫的诗，确实如先生所说：属于别一世界。我们尽其所知地介绍这位在世上只停留了21年的诗人生前情况，从中也是可以看到这位与民众始终站在一起，并不孤独的人，也确实是“属于别一世界”的人。

从他留下的篇什单篇抽出来考证其写作背景，有的可以从《我们初次相见》考证殷夫出狱后，初次见到来恢复关系，联系工作的同志时的感情，也可以从《宣词》中“亲爱的姑娘，真”分析出诗人是以“真”姑娘作假托，表达他对革命的感情，同时，又因为后来找到还健在的“真”，又为发现诗人内心的秘密而惊异不已。

有的考证，确实可以加深对诗人作品的理解，而诗，毕竟是诗，它既不可能离开诗人的生活经历而创作，也不可能只是他生活记事的图解表。殷夫开始写诗时，就说他希望“在灵府的首座”，是个“诗意的花圈”，诗人忠于诗，忠于真的希望，使他的全部作品，只能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的歌。

《孩儿塔》，是殷夫自15岁到20岁之前的作品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自然是不成熟的，可是，当时这位不成熟的年轻人所描述的革命，以及她的组织、领导，也同样不是在一开始就是成熟的。诗人最后一次被捕、就义，不论是谁告密，都是领导权落在

机会主义手里以及敌我斗争尖锐，敌人残暴的结果。诗人生前，他时刻处于路线错误下的妄动、冒进的狂热与牺牲惨重的阴影中，因此，他要没有“只是丑恶地在人间徘徊”“踟躕于黑暗的丛林里”的感喟、愁苦，也是“‘革命’浪漫主义”地欢歌，那么，其“假、大、空”，就完全失去保留它的价值了。何况，那些“凄苦”、“悲诉”、“黑暗”，正是常常有人考证其写作背景下的情景交溶的诗的背景。

要说“革命浪漫主义”，殷夫其人其事，就是革命浪漫主义的，不然，何以抛开富裕的环境，似锦的“前程”而为革命抛头颅，洒热血？于是，他在“黑暗的丛林里”踟躕时，也“喷着愤怒的火气”！

青春的狂悖吧！
革命的赤忱吧！
我，我都无限饥谨！……

——《归来》

我爱了俗人之爱，
我的心，好难受
五旬的蔷薇开上她的面颊，
两颗星眼吸我不能回头。……

——《我爱了……》

革命者，也是人啊，他同样有权获取异性的情爱。这在当年的文学作品中，就有一度成为时髦的“恋爱加革命”的模式盛行，但，想表现人性的真实而又使其庸俗，以及艺术的模式化，皆不可取。而另一种不仅在当年，而是在这之后延续多年的“革命”观点，则认为这种个人的感情都是“个人主义”、“小资产的”、“庸俗”、“浅薄”的思想感情，因此，当革命的诗人当年一旦陷进了这一感情的漩涡，他也曾以这种“革命”的姿态自省自责，谓之“爱了俗人之爱”，想免“俗”，又“五旬的蔷薇开上她的面颊/两颗星眼吸我不能回头”，这一矛盾，使他说“我的心，好难受”。纯从艺术的角度看，这绝非什么惊人之笔，但这一笔真诚的袒露，却有利于澄清过去不少评论对诗人不少作品的误解。因为《孩儿塔》中，相当大的篇幅都是诗人的情歌，可是不少评论，总是先验地想将这些诗与一位烈士壮烈的牺牲，认为应该取得二者在某种“革命性”的一致，总爱把它们说成是对“革命”的假托。在诗歌艺术中，假托、借喻，在古今的佳作里，都不难找到成功的例子，从屈原的“香草”、“美人”，到郭沫若“我为我心上的人儿/燃到了这般模样”的“煤”，都是借以表达一些政治情绪，但是，如果认为殷夫这样的革命者，其笔下的爱情必定不是个人的感情，否则，就不“革命”或是有损革命者的“高大”形象，那倒是对革命者的曲解

了。而诗人，还不在于他怎么写，而是他自身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个人感情，还真是不“俗”。“青春的狂悖吧/革命的赤忱吧/我，都无限饥馑”，这样的感情，在《孤泪》中，就表达得更细腻：

……不是苦难能作践我的灵魂，
也不是黑暴能冰冻我的沸心，
只有您日日含泪望我，
我要，冒雨冲风般继着生命。

忍耐着，可怜的人，
忍耐过这漫长的夜，
冷厉的暴风加紧，
秋虫的哀鸣更形残衰。

鲜红的早晨朝曦，
也是叫他们带来消信，
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，
你呀，洁圣的光芒，永存！

诗人将个人相思的熬煎，是放在“漫长的夜”、“冷厉的暴风”这样的大的社会背景下，是在“不是苦难能作践我的灵魂/也不是黑暴能冰冻我的沸心”时的相思。最终，希望在于“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”。比之

当时某些模式化的“恋爱加革命”的作品，主人公只有一种选择，不是堕落的背叛，就是禁欲的殉道来说，殷夫是毫无矫情，他以诗的袒荡、真诚，使读者相信，革命者的心灵就应该是这样的，不仅丝毫无损于革命者形象的“高大”，由于真实，也更加丰满，可信。

有过这样的理论，写革命者在险境之中，不写他的怀疑、动摇，即被斥之为人的神化。这种理论，将“真实”也弄成一个模式，这本身就是反真实，反艺术的，要把它看作人生哲学，就更成问题了。坚定于信仰的殷夫，是不耻于此的。确如有的评论所说，他早期的诗，调子还有些低沉，有时是“眩然地沉入伤感”，“热血已停止奔荡”（独立窗头），那是那个时代，年轻人失望于现实所不能不承受的时代的苦闷。

归来哟！我的热情，
回复我已过的生命：——
尽日是工作与兴奋，
每夜是红花的梦影！
回忆哟！来占我空心！

——《归来》

这几行再也明白不过的说明，他苦闷，以至于“伤

感”的不是于信仰的怀疑、动摇，而是为理想苦于难以伸张。因此，那“低沉”的调子，是完成伟大的人格多声部复和的交响，而不是独弦的呜咽。他在《自恶》中说：“你是至美，至尊的，恶人/可以把世界鄙薄/你不须求人谅解你的精神/你的是该在世上永久孤独”。这是在油污中而不染的骄傲的孤独，是一位愤世嫉俗，忧国忧民的年轻人，在白色恐怖中于地下寻找出路时真实和典型的性格刻画。

当诗人一旦将自己溶合在工人运动中，找到自己感情的流向，热情冲闸而出了，声称“我们要创造一个红色的狞笑/在这都市的纷嚣之上/牙齿与牙齿之间架着铜桥/大的眼中射出红色光芒”。他歌唱

最高，最强，最急的音节！
朝阳的歌曲奏着神力！
力！力！力！大力的歌声！
死！胜利！决战的赤心！
朝阳！朝阳！朝阳！
憧憬的旋律到顶点沸扬，
金光！金光！金光！
手下生出了伟大翅膀，
旋律离了键盘，

直上，直上天空飞翔，飞翔！飞翔！

这真是生了翅膀在飞翔，直上云天在高歌的旋律。诗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之中，解放了自己，解放了诗。

迄今为止，近70年的新诗运动之中，诗库里诗珠璀璨，但是，其中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人运动的诗行并不多，而象殷夫这样诗龄不长，却写得这么多这么好的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是首屈一指的。

今天，不论对浪漫主义是褒是贬，甚至有的可以将“假、大、空”归罪于它，也还得这么说，殷夫的诗在创作方法上，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。“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/我也是历史的长子/我是海燕/我是时代的尖刺”，诗人直抒胸臆地将热情、想象迸发为多彩的意象在飞扬他的意气。同时，有人为艺术的“纯”而忌讳的政治，殷夫不是淡化它，而是为劳动者争取自身权利大声呐喊，就是他的《别了，哥哥》这种常常只写离愁的题材，诗的副题“作算是向一个Class (阶级)的告别词吧！”也是非常非常政治的。

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，
二十年来保护和抚养，
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，
收回吧，作为恶梦一场。